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一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二十九

論著

臣道二

直論

田諫諍

春秋曰子好直言必不免於難又曰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若是則直為賈禍之階也明矣然陷於言死於君者亦直也若
以直言犯於時忌而罹害於讒諂可不惜哉春秋之旨其在茲也
噫勇於為仁慷慨正直君子之心雖死又何恨焉然在中人慕
為君子懼抗直之賈禍因嚙躅於為仁得不較論以進為直之
心乎昔周原相幼主召公不悅管蔡流言雖聖人之心不能信於
僚友兄弟豈非直於為道以稔衆心之疑乎苟非善啓金勝天
齋風雨則無以表其誠也仲尼見於南子欲伸規誨子路溫見
抑亦聖人之誠尚未信於門人豈非直於為仁以速一時之疑
乎苟不自誓而發獻予之言則無以明其衷也以是知不獨直

於言辭以構禍難直於為道直於為仁雖聖人猶不免疑况他人乎申生受讒不能違難是直於為孝者也韓信功高朝廷疑懼蒯通說之拒而不納以為有功漢室君必與猜果致雲夢就擒死於女子之手此則直於為忠者也與無極之甘言蔡朝吳之不疑此則直於聽信東遭放逐也夫君子之直以智濟之所謂信近於理言可復也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又曰惡許以為直又曰諫有五吾從其諷考聖人之言得非欲人以智濟其直乎昔魏猷子為政將受梗陽之貨閻沒汝窺入而諫之因食三豕曰願以小人之腹比君子之心猷子矍然自省其過二日之言得非直在其中乎亦猶考叔警悟於鄭莊子革磨厲於楚靈皆婉辭順言直在其中矣夫趙盾驟諫厥孽見嫌伍員抗言屈讎是賜上則不能改君之過下則適足速身之禍孔子曰三諫不從則違之戒固難也又曰忠告而善道之不能者無自辱焉戒力諫也或曰諫從於

諷蓋不欲彰君之過豈是成懦天之志而固鉗諂諂之口乎若然則比干之直不可預於三仁乎論曰紂之過惡聞於天下比干陷死而切諫誠欲万一回其心也嗚呼言以申志志以蹈仁易曰慎言語又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傳曰駟不及舌是知一言之發尤難於為道為義之直也較而論之莫若直以守道於內習以濟直乎外庶俾禍及反害正直之心焉

明諫

蔡端明

為諫之難非進諫之難在乎人主聽而用之之難也人主之於諫有甚惡而用之者有甚悅而息之者上雖惡諫迫危亡者或用之上雖悅諫恃治平者或息之也非諫者之言工於危亡而失於治平蓋上意之所加者安危之勢異也是故為諫之患莫先於息然世之人不究其本而莫議其失斯亦惑之甚乎治平之世人主無大過幸聞諫必深悅之然諫者多稱前世危亡之事以為鑒其言非有今日之明驗上必謂其闕迂而無所考信

誕妄者得以迹而進其說由術以安之勢貴乎循故襲常無須
於更治也於是人主怠心愈加焉言入而無所是非真偽混并
雖外有納諫之名而無用諫之實忠言日衰而不情滋散患孰先
乎此也夫稱危亡者庶乎懼危而不至也恃其無危亡之漸至
也雖有聖智不能為已前世論諫者曰直為下以迂險誕妄指
射醜惡易其激怒不若詳善其言使易行也夫迂險誕妄賢者
不由也深言以起怒非諫者之過其心豈欲取怒而自拯其所
陳哉進諫不能必於用平乎直而已矣不逆上之所用捨而枉
其志也納諫不必皆用取乎是而已矣不以其言之婉直而遺
其實也然則賞諫賢乎曰以其怠以寧賞要之中則異耳使諫
者言常忠也謀常善也所謂能盡其心而不苟者也豈志於賞
乎而賞之所設思以輔忠氣而開讜論也然妄人隨之讒言以
速進甚者詭譎而紊政意苟得焉皆嘿以自固佞者乘而非之
曰舉天下之好言者均取貴仕耳孰從而求信夫所謂忠讜者

哉於是賢者以進為已累而寡言則賞焉欲其勸而適以弭之也故曰納諫不必皆用辨是非則妄言息而忠言進矣終諫之說離忌戒賞明用

諫論上 亦引

老泉先生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指何如亦伍幸進隱楚王淫益其茅雋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如何亦然則仲尼之說非乎白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權而歸乎經者也此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矣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者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論其效周襄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

吾獨惜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自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樂毅督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達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万户侯啓張卿而荊澤封朱建以富貴慙閻肅而辟陽救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利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戰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謂士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威襄王澗迫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諛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

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傲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巨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率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矣意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庶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其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也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也欲君必納乎向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與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悞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入之情非病風喪心

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
何苦而抗天綱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
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及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
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
跳而越者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取怯必跳而越焉其勇
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
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
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
有勇怯哉要在以勢使之尔若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
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
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
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
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迂其賞
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聞或

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法者肯越谷乎此無它墨刑之廢尔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目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鉅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使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五諫論

王直講會之

君之所以聖目之所以賢者以上無所諱而下有所陳而然乎上善聞過則於德無間也下不顧身而切諫則於職無曠也故礼有五諫一曰諫二曰順三曰直四曰爭五曰讜昔安嬰陳獲賤踊賈之說齊侯為之省刑斯近乎諷也曹蠶不欲君敵戎斯近乎順也臧傅伯言觀漁為非孔斯近乎直也王季三進及雷斯近乎爭也蹇叔哭秦師於郊斯近乎諫也此五君子之事垂於史冊可謂著矣然各得諫之一端故不能使君灼然曉悟雖有忠誠輒議故不能達而又陷君於不義豈非五者之道有所未及也

乎上有闕矣下乃託事以諷焉諷之不諭於是順其理而曉焉
曉之不從於是直辭直理而為言之言之不可於是犯顏極節
而爭之爭之不可至於無可奈何於是贛而泣之可也待其
放而退之可也且如上天之意見有不道猶先出災警以譴告
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焉况
以臣諫君以卑諭尊者固宜有漸尔然則上有從諫之意而下
不悉陳則不得謂之忠下有陳諫之心而上不見從則不得謂
之明上下相戾則國危矣自古治世少乱世多正人寡邪人衆
邪說苟勝則正言必訕正言訕故視之不明聽之不聰則鬼譖
獻謀不得不誅矣王章奏疏不得不死矣使言者不罪而諫者
必行天下安有不治哉故曰君有諫臣小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不其然乎

諫論

賢節先生

人君可以富貴其臣安寧其臣士之立於朝者孰不欲此乎以

君可以貧賤其目困阨其臣士之立於朝者孰不惡此乎順指
將迎則其欲畢全逆意矯拂則其惡隨至得於其君而不以事
君為容悅捨所欲而不避所惡焉可以語諫之道也諫之道
難矣強其所不為止其所不能已去其所愛取其所憎世其所
喜反其所怒雖父子之親執友之敵有不能堪其言者况乃乘
之君哉必欲使言行計從樂聽無疑善惟勿欺而已其濟又濟
命也不為廉昭使君得以夏業而試不為劄擘使君得以反意
而問吾能守之以勿欺何往而不可諫雖然未可與言而言自
絕於君者也位卑不可以言高者將曰不得其位則不當諫未
信則以為謗已者將曰不得於君則不宜諫事君數斯辱矣吾
將曰小事不足諫不密則失身吾將曰不密不可諫輕言不能
有所待若劉蕡之廷對而有司不敢以聞故雖懷濟世之謀無
能為也此之謂不當諫而諫危言反以激其怒若杜根之上書
而幾死於練囊故雖有志生之勇無所益也此之謂不宜諫而

諫鄭崇之於哀帝也上笑曰我儼鄭回書復齋是帝之心固不能平也其後封傅商龐參等而崇言見疎及以得罪徒能爭小而不能捨小以論大此之謂不足諫而諫蓋勳之於靈帝也上曰恨見君晚是帝之心固知其忠也然進之之際不避蹇碩兇為所擠而帝亦不能依徒以促禍而不能轉禍以為福此之謂不可諫而諫惟君子先知四者之難不失於躁然後可言而寧不失於隱矣苟可諫焉吾將量而後入之愈也有事上智之君者有事中才之君者有事其下者具則吾君之不同也使其聽我而無嫌吾將防源救漸之愈也有諫於未形者有諫於未遂者有諫於已然者是則國事之不一也既度其君復審其事其進言之要吾將三諫於君焉三諫者聖人之制也聖人立其制矣而吾今明其序也吾明其序而別之曰初諫謂之道再諫謂之說三諫謂之斷吾先導之以意既不聽矣則當緩之以說又不聽矣則當斷之以理以此而事君雖吾君之不同也未嘗不盡

三諫焉以此而究其事雖國事之不一也亦未嘗不盡三諫焉
初諫而聽則無事於再再諫弗聽則必至於三三諫不從不可
則止事君之義至矣任坐以仁君而對文侯故程瑋復召賈誦
思袁劉父子而北曷曹公故魏文得立此所謂適之以意而執達
之也京房對元帝而明石顯周辛咎順帝而言劉崎此所謂緩
之以說而開諫之也鄭絀罷統軍之麻薛廣德却樓船之御此
所謂斷之以理而正告之也如是而三諫君於終不能聽非諫
之罪也昔之論諫者曰諷也順也直也爭也讜也徒諷而已不
能諭之以善則其言不明焉能使之自悟徒順而已不能緩之
以說則其言不盡焉能使之自思徒直而已不能斷之以理則
其言不切焉能使之自改爲臣者不可不知也若夫爭之爲難
則君子無取焉嗚呼鄭公宋璟之爲臣得太宗明皇以事之當
者爲時言無不從君自一時同底太平之治可以無負矣然不
宗終庶其傳意明皇竟以爲實直知其言之忠而用之惡其人

之直而懷之蓋正救其失快快不平之氣雖上智不能免於心
况其下者哉彼陸贄陸贄失德宗之意王章不免成帝之誅又無
足怪也爲君者能去其不平之氣以保全忠臣之身則天下誰
忍負吾君乎

正君心

五峯先生

造軍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
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
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經國以正君爲本

金華先生

真廟既爲盧涑之盟文正王公且問文靖李公流曰和親何如
曰善則善矣但邊難銷弭海宇昇黎恐人心漸生侈心耳文正
蓋未以爲然至於末年乃歎曰李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昔唐
盧懷謹病垂死宋璟盧從愿訪之臨別執二人手曰上饗國又
稍倦于勤將有憚人乘間而進第志之後果如其言然至道祥

符之間朝多君子卒以致理豈明皇之所敢望也哉抑嘗論之
開元之政固崇璟之力而天寶之變亦崇璟之罪也觀崇以十
事說明皇大率皆外施之事為者非若仲虺伊尹之於成湯汲
汲制心檢身之告是不知政雖修而君不正可苟一時之近功
而非為萬世之長利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君不正而徒馳騖
於末流國之存亡特未定也故經國以正君為本必使之見善
明用心剛處安樂而不汰當危懼而不詘慎終于始而後可以
內外無患嗟夫管仲死而齊亂興崇璟死而唐禍作予以為此
皆不正君之罪也崇璟尚何道焉彼明皇誠無可議而真歸躬
上聖之資履盈成之運文靖猶不免於前憂則中材之主其可
不早正歟

懷忠

河南先生

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

好水川 魏家川 戰處在

及三聖不請將以力死明白不可欺
傳謂將尸皆被重
或者各其

失計且不與其死意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

已升至高平運軍賊逼懷遠城公盡戮其乃先弱

一十人解兵營部署任福遂就諸將各力以制之

得為先鋒轉輸東南去盟日謂將由懷遠斷其後

列請之賊既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奔馳馬羊

川與賊之住隔又分兵向將以住其夕任福察器為

言相通湖以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是時

十餘萬案營歷川口蓋者言秉義不在奈何不與其死

在四寨然數少是以去未至羊收營城五里與賊

在在死一死凡以罪國遂死之先是韓公名周州

既家川與賊遇合行營都監在羊收營城武英會

能視軍自人至中賊兵大至東偏步軍潰家遂大

趙律及參議軍取博陽縣李備鎮我軍李禹身三

引去敵與任福戰去才五里然至其夕收軍去故

三百死若六千余人指使軍校死者數十人忠義世之所高死

入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至高之名苟与之則已富蹈之矣悉

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當然後直宜富保真生為無媿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讎在境師兵在行欲必生而保功難子哉嗚呼喪兵沮威以取死豈諸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言無使謀其身者歎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即士勸矣

辨評

同前

山外之役

軍重敗傳在行

傳以通判喪用參任福行首軍重是役也傳未嘗在釋公謂之遂行

獸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重責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

死于陣

傳者然何遂與或誤死未暇時論韓朱觀亦既傳

人

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使與大賊心卒

偶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為虜誘此豈叔曰諸

將進耶

王居夕傳在朱觀管中作書與任福以其日小勝

以守城之責或不責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憚與

杜福敗孔手吏以書白韓公公即宋興八十載文吏死事者或

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此者亦鮮悲夫謀既不用又從之死
猶不免於誣為誣者豈喜於立異耶惡夫為忠耶作辨誣

名節

橫浦先生

子張子曰以血氣為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
衰也喪名歟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其甚矣惟學以克
已轉血氣為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子魯
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然不衰如此何也曰此
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孝則在周公之列矣吁可仰哉

忠孝

觀物先生

唐德宗在奉天為朱泚所圍李懷光解之德宗以其子璠為監
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也咸陽不准確密言於上曰臣父必
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
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
不言且上驚曰知卿大旨愛子當為朕委曲弭縫而密奏之謝

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
尔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
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責父求生陛下亦安用
之上曰卿勿死試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
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
往說諭方且曰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言非貪富貴也直
畏死尔汝豈可陷吾入死地耶德宗謂李泌曰朕所以再三欲
全懷光者誠惜璿也泌曰李璿固賢者少與父俱死矣若具不
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先刃其二弟乃自殺夫君與不
義臣行可絕故微子去商紂凡為不義弟有可治故周公誅管
叔君子之於父陷不義而諫不從則無可奈何觀李璿處君父
之間可謂盡矣身不能免而名無所成所遭之不幸也然刃二
弟則過矣致使人主念功立異姓以為繼母老而無所依皆刃
二弟之過由璿資美而不孝也

推進論

蔡端明

班書引漢美曰推進如鄭當時者蓋以當時善推轂士故拔卒
而宣贊之尔然觀其卒置大位能自炳炳見于末世者特羊祜
僅輩也當時居漢頗善駕名孟堅又文雅者賜之載籍以具風
流華問殊久益著而事有可為世惑故辨白之夫推進在自由
來尚矣作民司命荷天大器者必博求雋輔紘張國維總提群
策裁成大化雖蓋帝統而建王甚曷常不驟茲而治也然而夸
蹴踔進等美苟容者莫不畏人之聞出乎已也莫不售已之榮
加乎人也畏人之聞則長材蔽售已之榮則要塗掘奉賢拔能
之義熄而謀後疑僕之道興是以先竟際立於草苗大猷翔集
於崑穴作民司命開橫帝之漸荷天之大器彼持維之具若天
卒悴天工相先人爵沼顯庠陋延攬英豪塗群枉之耳目初私
溺之津波濺洄直而游攻疵定謀謀而斷國論若是者足以衣
翠絳冕煇映竹素百世而下指注稱道延于無窮記曰達觀直所

董仲舒曰以觀大臣之能推進之道豈輕議哉而當時究一
切之利提挽險巧雖薦寵有加而德業亡狀漢初帝有天下百
姓離戢國之患閭巷彫落積庾端盡文景紹業深悉抗弊飭尚
謹儉罷斥珍巧勞來休息民耕墾敵家給尸足祭帛豐露可謂
盛矣世宗興大略之資藉又安之旻舒興典礼務臻王路二末
年甘心征戡俛首他謬內則建無窮之宇脩不名之祀外則連
兵奧狄通道印旆饋饟之煩甲兵之費歲甯以鉅方計府庫空
虛滯內耗矣于斯之時為壯榮者固宜建白宗工級授經於片
去殊類抑以遐役不尔為者孰若不言之愈庸可儕抗賈人權
處卿位伊桑羊畫策論機數閭伺主意越高帝騎乘之科田賤
夫龍斷之利封苑殖慘戮至有群官列肆居貨踳鬻而編戶之
民始与國分為二途矣使後之人為國謀者必曰強我者又從
而功賞懸之然則民之弱國惡在其強也孟子曰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者其桑羊輩乎曰是非桑羊輩之罪其所以

發之者鄭當時也當時首惡智許之毒湯湯激注而孟堅引其
推進借史筆以誇大之其可乎

愛賢

王樞密

君子惡乎尚至誠之為尚惡乎惡不誠之為惡誠者出一言率
一事皆自信於內而無取於外故惟恐有聞于人不誠者出一
言率一事皆自欺於內而有取於外故惟恐人不我知也誠之
善莫大乎愛賢而不誠之罪莫大乎陷賢昔者羊叔虎見殺於
范宣子叔向其兄也而亦囚焉晉君之璧大夫樂玉鮒共見叔
向而問之曰吾為子請於君何如蓋冀其許已而為之致力也
叔向知其不誠而不足以為已也遂弗應之噫樂主斷如誠發
其賢而恤其見囚密請於君赦之可矣何問之有功未至而先
欲掠美不祥孰甚焉一本作功文三而先曾不知已之無誠而
反怒其弗應也又從而陷之於君曰叔向不存其親其有焉叔
向賢者也身在困辱而不屈其志人人皆咎之矣然猶不墮王

糾而必有筆于祁大夫於時祁大夫歸老矣而之乘駟而見
范宣子力道叔向之賢而又引絳萬伊尹太公管蔡周公之事
以喻之宣子說與之告於公而免之叔向既免矣祁大夫不見
之而歸懷奚之心非所以數恩於叔向也非所以要譽於後世
也誠愛其賢而然也如其不誠則將見叔向論已之恩而後歸
矣故樂主辭之所為祁大夫之所羞也祁大夫之所為樂主辭
之所不能及也樂主辭可謂誠心本非而苟之者矣若祁大夫
則所謂誠心者而不苟者也愛賢若祁大夫者可也

獵較

臨川先生

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孟
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欤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
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為之域而後之人習
於隨者不推義之可否污身取道緣然以和衷自得其者為久

倫敗風俗至於無競則謗曰孔子亦嘗獵較矣非夫作是詩以
刺焉獵較猶較誰禽我者國人之林君子所醜獵較處較祭占其
祥國人之序君子何傷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二十九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

論著

臣道三

喜退

泰山先生

孫子甲戌中再見黜於禮部時四十有三齒既踈矣髡既白矣體又多病枯槁頹頹逾五六十者且念朝無一介之援可得而進野無一夫之田可得而歸茫茫四海將何之矣空老於公平無事之時真可惜也幽憂憤惋弗能釋去者又之一日酒然而悟躍然而喜若大醉昏睡而忽醒而覺者因撫已自詔曰我今再見黜於禮部者非時之弃於我蓋天之譴我也天嘗以清明剛正之氣授於我俾我少而識孔子之道不雜於揚墨老莊者孔子之道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容也後之學者視孔子如萬物在天地中孰知其天之高孰能知其地之厚哉自孔子歿數千餘祀其間能知其高且厚者惟孟軻荀卿董仲舒揚

雄王通轉愈六子而已彼六子者先覺而獨出者也然則能盡
於孔子之道乎彼亦安能盡之哉彼猶未克以盡况其下者乎
吾今生於六子之後幸夫與我清明剛正之氣俾我少而識孔
子之道不雜於楊墨佛老之學是天將俾我肖六子以佐佐孔
子之道於後世也吾今四十有三矣猶未克肖俾六子以佐佐
孔子之道於後世者以吾內欲乎富貴外急于仕進交于譖心
故也是違於上天之意天其譖於我宜哉斯實我之罪也向俾
我隨群登於上弟不過從佐幘簿邑掾郡泊汨塵土之中營營
簿書之間齒駸衰殘之如是吏役紛擾之如是雖欲盡心於孔
子之道其可得乎今天之譖於我者非他是天再警言子心終將
俾我肖彼六子以左右孔子之道也噫天之愛於我也深矣天
之授於我也大矣吾幸不為時之所縛得以日專其道出必於
是處必於是語必於是默必於是出處語默惟孔子之道而已
且彼六子人也吾亦人也吾行之不已他日安知吾不肖彼六

子以左右孔子之道哉而今而後雖顛躓窮餓日增其甚吾身固可顛躓窮餓也吾之心其可渝哉吾心若違是重違上天之意而天心加譴於我誅且死矣吾是以喜言退

貴謀

徂來先生

天下有大憂危國家有大災患聖賢設至誠運至智定至謀以扶安之聖賢之誠誠矣聖賢之智明矣聖賢之謀果矣如機之發如耆之占如節之合作於此而應於彼言於近而驗於遠不差毫釐意聖賢之謀必行則自古無喪身無敗家無亡國無傾天下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也桀從伊尹之謀安有南巢之放紂從比干箕子之謀安有太白之誅楚從范增之謀安有烏江之亡漢從劉向之謀安有王氏之篡唐高宗從遂良之謀安有武氏之禍明皇從九齡之謀安有祿山之難陳不從洩冶之謀故亂晉不從宣子之謀故弑虐不從宮之奇之謀故亡秦不從蹇叔之謀故喪峭函之師趙不從蘭相如之

謀故失長平之衆成安君不從廣武之謀故死泝水之上漢高
皇不從奉春之謀故困平城之中堯能用舜禹之謀是以光宅
天下舜能用稷契之謀是以濟哲文明禹能用益稷之謀是以
丕成厥功湯用伊尹之謀是以克夏文武能用呂望周公之謀
是以革商高祖能用三傑之謀是以有漢東帝能用子房之謀
是以定位光武能用耿鄧之謀是以復乃堂精劉倫能用葛亮
之謀是以王有巴蜀文帝能用高穎之謀是以創始有嗜太宗
能用房杜之謀是以光亨于唐梁公之謀行則李氏再祀姚崇
之謀行則開元外平裴度之諫行則元和靖武大哉聖賢之謀
至矣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用之則存不用則亡死生存亡大矣
彼不能用愚闇甚矣嗟乎

功名論

司馬溫公

自古人巨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巨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
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夫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

光華自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
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
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
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
知之不用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主雖有才智而不
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
而愈危欲榮而愈厚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尚無賢同知而
不能用尚不知同用而不能信尚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
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我人也商鞅魏人也
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
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
也主不能知而駟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尚無賢同
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云對曰以其善言
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

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歸以告管仲曰君与其人俱
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
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
子室養弟子以祿方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
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君是
以孔子而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
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
也樂毅爲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
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
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
謀強霸諸侯圍漢王荊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疑
而去項羽卒爲漢禽夫駕車者既服騏驎矣又以驚馬參之欲
其並駟而前不可得也執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
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

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
近史二人而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
而慙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
子賤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在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
以此爲諫乎公寤乃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
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
無以自寤源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
從子之制有使於民者子汶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
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
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使知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
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
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痊也修乎道之人
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

之是猶立柱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致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莠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莠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莠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賤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率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責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讒，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

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
時近而道卑者昔齊相公得管仲三疊而三浴之解其繯紕置
以爲相鮑叔相公之傳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隋其後國子高子
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卿而聽其政令况其餘四境之內上下
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栗栗從相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
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陳中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
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及監護諸將諸
將乃不敢言韓信亡交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
爲大將諸將皆敬焉而不敢事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
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
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亮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悅
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
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吳魏爲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略以爲處
士以爲丞相費祗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

樂公還曰汝事主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乎海內此五巨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曷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醜於齊庭陳乎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國隄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隄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制齊和之羹已孰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拔而論功文侯示之誇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機權論

同前

世之命機權也妄故作機權論以辨之機者弩之所以發矢者
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至微失之甚遠故聖人之用機
也似之易曰機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見機而
作不俟終日然者機者事之未著萌芽未非之時聖人眇然見
之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所以爲神也聖人之所慎無道
機者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也權者銓也所以平輕重
者也聖人之用權也必曰校輕重商緩急彼重而此輕則捨此
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
乃所謂權也然則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今世俗之爲
說者乃欲弃仁義而待機權不亦反哉夫不知機權則無以爲
聖人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聖人精心審謹而後
行之故百姓万物皆賴焉小人不知機權之道而誣竊其名妄
行誇理所以福祿不久而禍亂及之也請問聖人機權之道曰
昔紂爲王不蒙箸而箕子佯狂衛靈公仰視蜚鴻而孔子行是

皆知機者也夫杯箸小器飾以珠玉未為太過而箕子知其必亡國者為其奢淫養麥之漸由此始也仰視蜚鴻失理之細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能用聖人厭怠之心不公則大禍將至也如此聖人之知機豈不偉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歸周周公誅管蔡是知權者也夫數君子豈不知放君畔宗戮親之為不善哉誠以放君之責輕而淪喪大業之禍重畔宗之譏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親之嫌小而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苟非苦其身躬勞其思慮則不能變惡迁善克終允德成湯之業將墜於地伊尹躬受湯命向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諸桐宮也受為不道自絕於天微子不去與之偕亡則祖祚不祀宗族無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歸周也管蔡奉廢姓代宗國違天命逆人心傾危聖輔斷喪周室成王幼弱周公攝政故不得不奮干戈揚斧鉞以治之蓋周公非自愛而愛周室故也嚮若太甲尚可諫而改則伊尹必不放

君商受荷可輔而存則微子必不畔宗管蔡猶可教而治則周公必不戮親夫豈不思孰不得已也是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于向衡伊尹作書曰柢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是猶以辱先爲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禍委蛇其筭以感切之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禍敗以聳動之也王未克變伊尹乃以王生而榮逸不知勞瘁狎近小人積習至此非其性惡故曰茲乃不義習与性成營于桐宮密迹先王其訓無俾世迷言積習寢夕將成其性及之猶可沮誦而改此乃伊尹盡心盡力於成湯太甲之至也微子告曰商其弗或乱正四方言受不可復正波必亡國已所以當出奔存湯後也父師若曰商其綸喪我罔爲自僕言商既亡宗族俱滅無所寄託也又曰王子弗出我乃顛蹶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廣咨權謀輕重之審諦也大誥三肆于冲人不以自恤義尔邦君曰尔多士尹氏御事言及東征非爲已也爾厥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子以喻

管蔡也室以喻周家也言管蔡輕而周家重也子羽譙譙子尾
備備言勤戒也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唯音曉曉言三監背
經王室陷危故我恐懼以憂之也此豈周公背公向私之志哉
天聖人之用權也如此故國家安而仁義立也後世之人昧錙
銖之利以放逐其君懷米薪之嫌以魯滅其親而亦自比於伊
周曰吾用機權不亦誣哉此乃亂巨賊子所以滋多也

才德論二

同前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
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慮勇怯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
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
苟弃惡而取善交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
金可以爲鍾可以爲鼎玉可以爲珪可以爲璧此存諸人者也玉
不可以爲鍾鼎金不可以爲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
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

也厚於才者或薄於德豐於德者或殺於才欲之不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鄧舒有三雋才待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贖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爲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以陳平貪汙之人也韓信無耻之士也樊噲罵荊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率而用之故躡秦什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与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鬪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且未附百姓不信當是之時厲之子乎厲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厲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爲社稷

臣有才者必不忠信故以羈策御之而為德者役也然則德者
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
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手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溉不
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既種而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主利
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溉之使其本根
深固而枝葉茂茂故子孫謹守其耕穫而食之而已復何為哉

效實

李直講

官名也事實也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上弛而下偷文書
具口舌給而信其行事是見驚稱驥而不考之千里也國不一
官心不一事何從而得其實蓋實之主者乎縣焉何實實之郡
郡焉何實實之諸道諸道外也群司內也內外之實實之宰相
宰相之實上觀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觀之天陰陽調乎下察
之人國富乎兵強乎百姓康樂乎四夷協服乎此不待下席而
胸見矣責有所在罪有所當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屏地廣

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人莫敢不自盡昔唐德宗不知
盧杞黷邪蓋不思其寔矣去四海之廣而投諸奉天非黷非邪
誰使然也彼誠有所合合則信信則惑惑則非是而是非矣嗚
呼君人者其亦慎其合乎

從橫論西和盟作

公是先生

昔六國之世地醜德齊天下未有所歸而游士說客以縱橫為
術是故憑軾結鞶而東者無不言從憑軾結鞶而西者無不言
橫故從成則山東強橫就則秦人帝當趙肅王之時蘇秦為從
約長合六國之將相盟於洹水之上投其書於秦秦人畏之為
閉關者十五年及張儀相秦權譎諸侯而破其從六國瓦解爭
割地事秦輸其寶貨從其詔命外多其敵內殫其力而六國自
此滅矣由是觀之秦惟毋使六國從親則秦必受其憂唯毋使
秦之橫成則六國必蒙其患雖然為六國謀秦不出於從矣為
秦謀六國不出於橫矣未有能兼從橫之勢以相操處之者也

竊惟今日天下之患莫甚於從橫制從者在外制橫者在內此其可為大憂也何以言之邪夫元昊國之仇賊而北狄之姻親也陰山之外結之義矣間相通潛兵相資糧糗相助虜獲相分此其雖異族實一家也攻城下邑破軍殺將有丘山之利而無毫毛之辱是以相得益深非制從者在外乎自先帝以來與戎約和畫壤東通邊關奔冠帶之民虜府庫之積歲歲輸之猶以為少窺閭抵巇乘時邀利挾短長之數規必得之賂今者二十禹復往矣然恬而不慮也以姑息為策以苟安為是非制橫者在內乎夫制從者在外此蘇秦之勢也秦兵雖強不足以亢之閉關而已矣制橫者在內此張儀之勢也六國雖衆不足以亢之割土地効寶貨而已矣今者使外專為從人之計內專任橫人之說苟如是國胡以禦之是故兵力屈於西民力屈於北也兵力屈者瓦解之形也民力屈者魚爛之形也夫欲堅其未解全其未爛莫若破從而散橫欲破之而散橫莫若絕其和約欲

絕其和約莫若出其不意夫戎者輕中國之心久矣易而無備故皆兵於賊者以中國為不足慮也善戰者因其勢而道之選智勇順地形出其不意襲其不備雖不能盡其巢穴范陽之地吾必舉矣如此則虜方內憂其國不暇又奚暇以兵與人哉如此則外不為從內不為橫外不為從則易支內不為橫則難困以難困之兵當易支之虜雖未善守猶不長失况又全天下之力任天下之智奮天下之勇致天下之怨者必若不為六國復出於茲秦兵復伯於彼雖有智者不知任其咎矣其禍變豈可勝言邪故曰天下之患莫甚於從橫唯無使從者制其外橫者制其內而已矣欲治天下者破其從散其橫然後天下可為也萬事是非何足備言嗚呼戒哉

保身論

定庵先生

古之事君者必能致其身固有殺身成仁三身為國者又豈務保身邪或者謂宣王中興得一仲山甫而詩言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以余觀之若山東者豈區區保身而已哉有明以自知有哲以知人唯自知則徇公而不私任理而不悖唯知人則所進皆君子所退皆小人夫下國家之大可以保矣是乃吾之所以保其身也苟惟不然內無自知之明外無知人之哲方且蔽於富貴利欲昧於進退存亡妬賢嫉能與茲惡佞諛之人締交合謀持祿固寵自謂如此可以保身而不知欺君誤國愛及禍亂至宗社傾危生民塗炭吾之一身何所保耶若唐李林甫楊國忠本朝蔡京王黼方其得君當路為保身之計無所不至一旦皆宗族夷滅身被惡名蓋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身者也可不鑒哉

巧官論

方舟先生

君子之仕也其進曰有道其退曰有命道在人則審己之道深淺大小以為仕之所得於世之軒輊不苟進也命在天則安於天之所以予我者厚薄不自執以為己之累曰斯天也我何預

約如是則君子之仕進退之分決矣若夫小人之仕則反是以進為命而以退為道命則曰我當得之道則曰不合則去故為偽為佞為傾為險為幸為術皆巧於官者也飾虛誕以為真曰偽崇諛媚以為智曰佞掩衆人以取名曰傾啓禍害以自利曰險多端倪以有卜曰幸立機數以罔上曰術六者異名而同巧也得其一二者已是為名士小人矧兼六巧之全者其禍害可勝諱哉何謂偽飾其外而忘其內涉其華而無其實銜死鼠以為璞售蠟蜚以為鞭絲以象恭欺堯少正卯以為偽行欺魯此飾虛誕以為真也何謂佞傾適逢君而自以為智乏骨鯁之操無忠亮之節執觥求容於衛而幸免禍害梁丘據取嬖於楚而無所否可此崇諛媚以為智也何謂傾陷人之尤以爭名於朝者美錦覆宰而欲人不知含沙射影而欲人不寤王尊殺周伯仁以博金印楮顏賣棗漿以取富貴此掩衆人以取名也何謂險面狠而懷心凶而疾人知畏之而無以勝之人欲殺之而無以

先之如蝮蛇之含毒鬼車之煽怪蘆杞茲邪而主不知王莽篡
逆而主不寤此啓禍害以自利者何謂幸其說之晦昧於中其
氣之凌蔑於外如甘酒之適口如美色之悅目公孫洪多陳事
端馮道之脫虎備位此多端倪以有卜也何謂術挾主以爲市
不顧主之利害而以身試術也小者亂一國大者亂天下操術
之不忠也踊貴則利人之刑棺肆則祈人之疫皆凶術也蘇秦
以術亂六國張儀復以其術而鞅之於燕晁錯以術削七國袁
盎用其術而戮之於漢此立機數以罔上也嗟夫祿仕者名之
所在君子小人之所同欲君子則有道以定命小人則巧以自
致而唯六者之趨患失苟得不顧利害是非營營其所以爲一
進之塗必有一於此者真天下之小人也孔子致嚴於懲小人
者亦慄慄矣戰國游說大抵多六巧之志思有以大矯拂之曰
先進於禮樂如用之則寧爲野人不爲君子利害是非徇吾道
死生以定天命而已其所以史魚爲直以蘧伯爲君子文曰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專以懲小人之巧於仕也或曰有君子而猶不免於巧者是亦小人也巧於殺人以爭名當世豈直道君子哉孟子所謂枉尋直尺可也叔孫通以五百弟子自援不能蓋二生之愧董生以儒學名世不能掩殺主父偃之羞姚元崇不死武王既為宰相僞疾以陷魏知古其巧尚何求故備論之以為小人之戒

君子小人

王樞密

天下有道小人或去而為君子天下無道君子或去而為小人何者天下有道不正不足以容於朝則小人有矯其心革其面而從正者矣天下無道不佞不足以免於世則君子有拂其性強其顏而從佞者矣惟夫小人之雄而君子之傑者吾不得而知之矣

辨同論

魚國先生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

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人者以肩而事主交
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所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
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
說如此首子揚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
以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
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辭焉曰師友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
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譏哉首出於周末不得謂之異時皆受道
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請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
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丘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
之相反方真水火之不相入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爲孔子沒學
者無所統一使天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
也此一人尔而有所謂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况
於東口乎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

而不以為同異為誅責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為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為喜愠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庶人布筵卜師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為申商之李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為不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孰足以誅鉅群臣之異已者為有餘矣鼻息所嚮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駕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謹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論尚同

定庵先生

同之爲善大矣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晏子亦曰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不可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如是然則治天下國家者果可以尚同乎切惟本朝承平之久一旦禍交遂至於難以支持其弊實在乎尚同客或難余曰崇觀宣和間天下本無事王輔堂實朋燕雲之謀致金寇蹂躪中國今歸咎尚同無乃不然嗚呼客之言見末而不知其本余請得異其說乃治乎嘉祐以前韓魏公富鄭公范希文俱在兩府同心輔政固有異意然上前奏事則各執所見互相辯爭及至下殿不失和氣歐陽永叔蔡君謨范景仁司馬君實作臺揀掾一時名士尚二三公氣類相合至朝廷奉一事議一法往往交章抗論語侵宰執執宰執亦不以介意知其非苟不同各爲國家耳當是時君子在位咸以忠誠相許不爲朋黨比周天下化之士氣激昂名節凜然敵

能維持太平若是之久自熙寧以來權臣用事創立新法期於
必行同己者引之異己者斥之小人乘間以利相合故天下靡
靡尚同至崇寧間蔡京挾紹述之說蔽欺聖明恐脅有臣下凡有
異議皆謂之詆毀先列劾揺國政誅夷竄竄不容于時故忠臣
義士鉗口結舌而一時所用類皆柔從委靡偷懦軟熟相師成
風無復梗槩以至學校諸生宗三經字說莫敢以異春秋史傳
未嘗過自是以古人治亂興亡絕口不言文辭一律氣格卑弱
尚同之弊甚矣自京當國凡所作爲無所欺君罔上蠹國害民
而在廷之自未有出一言敢議其非遂使王黼童貫得以公肆
誕謾敢爲譏誣之事者憚此而已若英宗即位執政有欲尊禮
濮安懿王則特於禮經不便未至亡國敗家當時臺諫如呂獻
可范甕次呂微仲等凡七八人交口攻之相繼降黜而君實猶
辭救不已豈有通謀金人夾滅契丹背盟約廢邊境守備
竭兩河民力斂天下金帛利害之大三尺童子知不可爲而奉

朝群臣無一人敢言者鄭居中余深鄙詢武輩雖知其非亦不敢力爭豈非公燭大臣無小無大同爲欺蔽莫敢有異使當時大臣臺諫能各出其說以死辭多則雖人三說然欲爲亦必知公議可畏不敢輕動也今議者但見禍由燕雲不究其原在尚同而已嗟乎此風積習既久難以頓革靖康之初雖召用忠良開廣言路欲尋誦祖宗終不能變是以兩河用兵而大臣懷私王聽焚惑罪老將出樞臣事躰亦重余時爲諫官獨言不可而又或助之坐是得罪往往有誚余不當言者以是知此風猶在也夫人主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宗社稷安危所賴生民休戚所系立一政興一官必得謀臣義士相爲建明獻可替否然後動無過本也苟惟不然群臣同聲無所可否未有不於亂者竇善鑿者祭肱而知病應病而用藥若以知病原而用藥不應尤不可已人之疾國家所患實在乎尚同既已知之不能革之何以救今日之弊而圖中興之功乎客以余言爲然故因而錄

之爲尚同論

明敏論

去閣先生

昔之妄意天下之事者其威力雖足以制人亦未能直行其志所以有所願忌願忌之者威力之不足恃公義一失雖千乘之國將孤立而坐受其敝故姦人欲有爲也常託公義之名公義之行其迹猶涉於不順乃取古人不不得已之事而師之欲揮代於君則曰吾師舜欲謀其上者則曰吾師湯至於伊尹之廢於周公之攝政趙鞅之誅君側之惡皆有以師之前日之師古人者古人之心固亡矣其迹猶粗有所依焉今日孝之者迹亡其大略矣而尚有取焉後日孝之者徒以虛名鼓動之而心迹俱亡矣此乃假人之物異日必將假而不歸又私竊之又強奪之而後已也烏乎弊至于此孝者不爲聖人明不得已之微意使後世姦人有所願忌而無以託名反竊議古人有首亂之罪殆非古人之罪也孝者不明之故也昔舜於堯猶爲臣受其權不

受其位堯崩服堯之喪畢乃即天子位以至公之道相受未嘗不臣於堯而以邪說惑之也至燕子之力以邪說惑子曾而伐之然猶其君願子而位号猶在也曹丕乃非山陽之所願又奪其位号而臣之然猶不至於害也劉裕之取晉殺其長而立其幼就孺子之手而奪之矣湯之伐桀以救民爲心然猶頑犯上之迹故放之南巢而不殺猶有勲德及武王伐紂親提黃鉞而斬之不復有所願然救民之心尚在也至項羽之取秦既不願君而又不願民殺子嬰屠咸陽收其寶貨而東其暴又甚矣伊尹當太甲居湯之喪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而太甲未與於政太甲既縱欲而不明伊尹之不聽乃營桐宮使居而思過及除湯之喪太甲悔而復善伊尹乃以冕服迎太甲而授之政此特大甲居喪夫與於政伊尹遣之思過而已固非放君也而霍光廢昌邑假此爲名而更置其君終身不復以政然猶以公議而廢也至司馬昭之殺齊王栢溫之廢與王公則主無毫末之過可

絕特以私忿棄置振威以脅天下公議又無復有矣周公以成
王之幼懼天下之亂故攝行政事七年及成王長乃稽首而復
政未嘗苟貪其權也霍光之攝漢政至宣帝日長而猶不歸之
眷眷然唯恐權失而禍至然猶未有私奪之心也至王莽則久
據而遂有之矣趙鞅雖不足法然後以晉陽之申誅君側之惡
人亦有靖亂之意非苟託名以爲它也吳王濞之誅晁錯王敦
之誅劉隗刁協則意不在於錯與隗協也由此觀之變愈久而
亂甚亦不足怪也其出於孝者異說惑之也舜未嘗不臣於堯
而孝者謂舜受禪而不復爲堯臣伊尹未嘗廢太甲而孝者謂
廢之虞商之書具在而孝者之說如此又心知其不順由爲區
區之論以救其迹是誣人之罪反飾詞以救之且其後世幾人
有以爲名亦不足怪也夫趙鞅固不足數舜湯伊尹周公亦將
爲首亂之罪乎

論士不自重

定庵先生

士不可不自重伊尹處畝之中湯三使往聘始幡然而改爲
時阿衡傳說居版築之間高宗審象旁求始得以爲相卒膏中
興若二人可爲知所自重矣至於孔子孟子雖轍環天下歷聘
諸侯其心急於行道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枉已而仕非
義而祿蓋知其不自重終不足有爲也戰國之士挾權謀詭詐
之術朝從暮橫足迹諸侯之境車軌張千里之外以圖名聲以
釣利祿尚安知自重哉去古既遠此風愈衰然由漢迄唐以至
今日設科取人賢良文李明經進士之類名目雖多率皆投牒
就率以文自鬻豈能致自重之士耶非唯如此而一時用人又
復不能崇尚節義簡拔寒俊方且開請謁之門長奔競之風
諛朋我貪冒無耻者往往立教清顯而剛介自守恬於勢利
則不免洩汨流落固有三世不徙官十年不得調沉下僚而死
草萊者多矣若是何以致當世之士皆知自重哉此非徒工之
罪亦上有以使之也矧惟國家比遭夷虜之難西北焚蕩六籍

漸留東南去地處迫財賦窘急朝廷除授吏部尚書以之盛時
十無二三朝士大夫流離轉徙貧困道路則無慮數千百輩少
官職祿位爲難得人手苟可干求請託雖卑汗屈辱甘心爲之
望塵雅拜搖尾乞憐不足謂之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嗚呼松栢
不以歲寒易其操雞鳴不以風雨改其度君子居世雖時變處
攘風俗薄惡吾之所以自處當不失其正豈可與之浮沉哉孟
子深言辱已者不足以正天下然則士不自重欲以興天下國
家之治愈見其難也良可悲夫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一

論著

官職一

建官正官

芸閣先生

古之建官有爵有官而已五等諸侯公卿大夫皆爵也三公六卿二伯三監及其屬皆官也爵以制祿定命秩之差官以任事責事功之實未有有名而非事者至戰國始有封君之号如武信文信之類為寵名漢始立異數如特進侍中給事中之類為加官雖若虛名無實然猶存所以加寵之意至于隋唐有正官有加官有勲官有爵有加官有兼官有選授官有檢校試官有負外官有食邑有功自於是官制始乱名實不正然猶官坐有事內外異名自外而入則削外官之名而改京職事如刺史入為郎官縣令入為御史之類自內而出則帶檢校之名而為外職事如吏部郎中為同州刺史則帶檢校吏部郎中散官勳官亦

堪當敘封爵五等皆有命數加官如學士特詔實備文學之選
兼官如外官之帶御史實鞫刺察之事食邑有謬戶之勳功目
緣贊績而賜雖曰不正猶未失義至本朝官名不一為甚大率
多本唐舊而正官外又有職如兩制三館之類又有差遣以在
官王判省寺以京官出領外任之類官及差遣有不治者官如
今京朝官領它局皆是差遣如分司官觀之類有止類朝請者如
皇親外戚及京朝官在密官三班未得差遣者有徒存其名而
無職事者如諸衛統領軍東宮官之類有新名已立而舊官不廢
者如寺監之職多移為內諸司而寺監尚存尚書六曹之職改
為中書五房而六曹不廢有名位其尊而職事近衰者如宣徽
使掌樂人翰林孝士撰春詞之類有資淺除授重加權攝之名
者如御史裏行已見攝官又加權字之類有官職出入輕重之
難處者如兩制入省書省序官有散員外郎在其上者之類至
于侯爵功臣實封食邑散官檢校試授用為常典虛名而已庶

所損益有職守可兼而猥湏別出如知州帶河堤勸農之類有新舊名號重複可刪如知州既曰知某州軍又云管勾軍又云管勾軍馬及已作三公猶帶開府儀同三司之類有帶外官而友居中如正刺史以上爲管軍之類有帶內官而友居外內官居外極多近時又有帶內差遣者如三司判官司農丞主簿權漚外官之類而所定九品皆因舊令高下失宜官職差遣名實紛亂多失其當如命官用誥本爲所命有事故以言告之今惟轉官職始有誥差遣雖重如經略轉運宣撫之類苟不轉官止以勅授亦無告詞節度宣徽皆以舊例宣制而參知政事知樞密院而下列在兩府友不宣制此不可不革者也况正貳參伍之法不立苟不侵官則有曠職無所統類此所以廢事功長偷惰能者無所効其力不才者足以免其責將欲政舉令行立莫之致今爲復古是漸當立官爵二法立公侯伯子男

五等之爵以命皇族外戚及諸臣之有功者立公卿下卿
上大夫中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九等之爵以定百官之命
數立三公三孤六卿寺監臺省諸衛之官屬以治內事立九
州四塞郡縣之官屬以治外事各正其名不使淆亂散官
勳官檢校功臣職及差遣之類一切省去惟試官以授未
命之士食邑戶數正封五等諸侯使食其租稅凡郡縣之
政摠於九州按察使九州百官之政摠於六卿六卿之政
摠於太宰若三公則止與天子論道經邦不及以政如
是則百慮一致循名責實賢能皆得而官使僥倖不能
以自容令必行功日起當自此始

審官論

呂中丞

巨闡求賢審官君人之首務故舜命九官咨于四岳濟濟相讓
俞往乃任猶三載考績九歲黜陟幽明審之至矣才難不其然

乎近有辨論官材陞進良能悉歸于有司故有審官之高自牧
守而下專擬其任比及三載人人自上課狀以干考功考功措
其歲月之程則舉常典審官聽其累任之限則第其進用或席
其以微榮由徑而躡等又可道哉是有司審其例不審其才專
其進不專其黜待賢不肖於一途授受益其虛矣昔劉寔著崇
議論俾庶官推擇行能而援引之至如三司闕取三司議多者
爲之升一公闕三公預擇之四征議多者爲之是一征闕四征
預擇之詳矣誠能規其事申命於有司聽其發護傳諸籍待歲
月當遷稽其議多者進任則官得其人土知廉讓難進而易退
激以成風得非馬白之大柄天朝之顯制乎

廢補論

同前

臣聞任官非圖逸樂惟其理人所以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
而舉臯陶伊尹漢世吏二千石亡上規事滿三歲得任子爲郎
至孝哀詔除其令驕驁不通古今積功治人非德選而無益民

政也然旌賢懋功寵宜及嗣代不可廢解狐率親亦其忠也苟
重能而稱其任則勸賞遂行器名益重矣今之據高勢者莫不
私愛而寵籠榮故有樵樵而博仕籍未齟齬而股錄交鮮聞執
經鬻舍齒於曹進及年中格止隸以法律乃親吏事欲其通古
今明治亂不可得已書不云乎季古入官議事以制宜平循古
之道廣學校籍國子以隸業命師氏掌其教治年中格策以經
義多諸時務第其等然後授之任則人不廢季官不曠事仕者
亦世其家矣

選部

同前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刻漢置之
郡吏督郵從事悉往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
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
之本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司
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持賢愚於

一塵將使官無疎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而積銓衡日紊得不救僊以澄源其郡吏督隨從事及縣之司藉丞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以實第爲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爲進任四之下俾其序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聽叙前職如是州郡人得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師賓論

崔學士伯易

有問曰昔者聖帝明王何以處師賓哉曰周官曰何謂耶曰太師太傅太保三公者所以處師也少師少傅少保三孤者所以處賓也爲師爲賓皆孝焉而後臣雖臣之猶曰我師也傅也保也豈遽以自畜之哉曰雖然亦有職歟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公之職也三孤貳公者也弼予一人嘗求於孫矣至於師猶不忍以予一人臨之也曰冢宰以下六卿之任蓋足以圖治矣

而必以師賓去者何耶曰師賓不常有於天下有則立無則闕
不必備惟其人也所經邦而變理陰陽者非冢宰以下六卿之
所能也曰何謂耶曰師賓者論道者也知所以論道則可以經
邦知所以經邦則可以變理陰陽曰爲邦之要其目蓋多今止
曰經邦何耶曰茲所謂非六卿之能也掌邦治者統百官均四
海而已掌邦教者敷五典擾兆民而已掌邦禮者治神人和上
下而已掌邦政者統六師平邦國而已掌樂禁者誥燕隱平暴
亂而已掌邦土者居四民時地利而已其要非人主之難能非
全才難能則其仕也不必孝焉而後曰非孝焉而後曰則道難
與論道難與論則何可以變理陰陽故曰師賓
者不常有於天下而天下之道常待得師賓而後論論道經邦
變理陰陽非制治保邦之主其可尚之共論哉曰敢問所論之
道曰昔楚王得希世之璞將以爲獻國人無能攻者王懸千金
於市而求之有石工撫其金而歎衆人意其善琢也而問焉工

笑曰吾信能也。會主而告子哉。然則吾語師賓之事難亦金者也。亦奚以問哉。

輔相論

呂中丞

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有良弼佐佑厥德。惟始克終。熙隆帝載。是繇日月得天而成。又照之功焉。故曰輔相天地之宜。廟堂之上。非方重大賢。曷能當其事。柄之久乎。堯舜之治。所以高映於百王者。以其三后九官。率修乃職。惟鯀堙水。績用弗成。置以刑。舜禹乃嗣。異餘未聞。事奉中廢。皆克終其業。同底于道。集成聖德。故垂拱垂為。而化功默運。輝光於後世者。此也。如商周之伊尹。公旦。羽翼勳庸。叙福之榮。享終于世。所謂元首股肱同德。一躰豈斯。頌而離。鼓漢成帝。旬年閱三相。當世以為深請誠官。久則滯吏。久則民服。况宰相者。運動樞機。感會天人。當勅適中。其任負之重。輕授然矣。夫惟聖哲之有知人之明。則必東求而授之。大柄賢者。推忠奉上。挺身許國。則能成文大之

業或君曰之際有所聞然良亦審之未至授受益虛矣操柄既
輕則風福斯弛威福既弛則政將安出故公府數易而政無畫
一斯國卦之重不可不察而復下有覬覦陰伺其隙卷卷若期
於必用居高者懼於妨賢處公府若蓬蘆視九鼎猶虛器歲月
無幾然遂屢遷遲退率自於身謀愚智亦觀於時用欲其罄金
石之忠亮達阿衡之功業其可得乎為宗社之重莫若圖任賢
德又居其政垂拱仰成庶幾人知其責下無覬覦器博者必期
於遠用才輕者敢冒於籠榮自然乃心王室庶績並凝迺衡於
聖時不亦休哉然審賢之道誠在乎毀譽之際必進退之禮自
我明哲無伴先機擇禍福為全身之計焉

任相

老泉先生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
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存世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
征伐相豈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

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持一大有司耳非相許也
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首
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
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可則寡縱不趨約束者將之常也武帝
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死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
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寡縱不
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
為之設席起立行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
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
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
駟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
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波將曰王上遇
我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施然不
肯自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

忠於朝廷而鄙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當友覆議
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目不爲無禮獨周勃
一下獄誼遂報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
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公
公者爲之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
願以師友之明有尊也意近之君姑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宰
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與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
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噭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
雖臣子爲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
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
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
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罰之一官而出之于大藩鎮
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
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

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
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
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之以禮而彼
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
其功名著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儼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
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
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
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取相論

死丘先生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
者可以知取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
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
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
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爲可畏而

況乎海平彼且以謂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辨天下之事則可所俟於相以吾爲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吾疑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群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无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先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人以權者人以其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已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天世之逐大興鷹也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天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

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巧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
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
爲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
其有罪而不怒有殺而不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
不怒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故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
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得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
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
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徵逐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
率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
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疊疊則
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
則宜其陵犯而無思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
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
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无術也而馭臣爲最難或首不知其故

以謂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二馭也馭之以術何害於忠信耶

相臣論

矣賢良

千鈞之金以舟承之雖洪河巨海皆得以利涉而無虞錙銖之金投之於盆盎之水則隨馬而沉非千鈞之輕而錙銖之重也得其承則千鈞爲輕不得其承則錙銖爲重理勢然也民譬則水也宰相者所以承天子而行於生民之上也舟不可以不得壯大之才相不可以不得遠大之人擇之任之豈不難哉竊觀堯舜而下至于五季任相得人者嘗寡而不得人者嘗多何欤天下未嘗亡賢也顧人之取之有三失焉何謂三失取之不求其合道而求其合己也取之不以天下之好惡而以一人之獨見也取之不才實遠業而以耳目之浮譽也人主誠能鑒三失之非而以道爲表以天下好惡爲表以才實遠業爲表合乎吾表者吾取之不合乎吾表者吾去之用此取相欲其得人矣

艱哉古之人君其取相未必皆失人也蓋有得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久者矣唐穆宗是也穆宗知裴度之賢而不能用既用而不能久乃与元稹同黜外雖由朋比盛於當時然穆宗之不明不斷亦以甚矣嗚呼取相則有三失也而任相亦有三失宰相欲得敢斷而人主疑其擅國宰相欲得正君而人主病其制已宰相欲得興利而人主患其招權此二者非神明濬哲之君不能以免是也在乎察其微而已矣夫忠臣之利國非所以自私也糜精耗神而又撓嫌悉於小人小人之欲離間也衆矣人主誠審而用之功成治立則名何以不若成康何以來若唐虞千古之下獨知其君之爲盛尔文皇之正觀也明皇之開元也皆足以稱盛矣迹而言之則房魏姚宋戴坤之功也由是觀之善任相者美歸於君不歸於目目之所得者忠名而已矣不善任相者美歸於目不歸於君君之所得者聞名而已矣昔者公輸子因魯君之材而爲之構官宮既成人皆曰此魯君之宮

也公輸子木与焉宰相因人主之天下而爲之興治治既成人必曰此吾君之太平也何与於宰相哉此正觀開元之所以稱盛也古之三公則天子之相也其賦政流化止於圻內千里之地外其外則皆諸侯之國而命卿爲之治也三公之所以及於圻外者威懷之而已尔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其職如此自秦漢以來三公之才不及周召而地廣權重則獨過之此夫莖佞之人所以易乘其隙而爲之離間也夫賢侯之所爲蓋有以相似而辨之實難佞人嘗立竒以示信假正直之言以暴忠賢人則順事而行者也忠不必暴信不必示惟道之所存如何尔用此以觀賢佞雖有深衷厚良將不得而度也夫富貴者天下之所同欲也服則整綬祿則萬鍾職則樞密位則極摯雖庸常之人猶將欲之况於小人乎天宰相之職視之如甚易也居之如何樂也官用不足吾以是責大農刑獄不中吾以是責大理戰陣無勇吾以是責上將庠序不修吾以是責司成銓選不清吾以

是責吏部禮儀不正吾以是責太常郡縣不以吾以是責守令
吾固無所職也然而任之非人則誰之咎欤古之議宰相者皆
曰和陰陽爾撫四夷爾遂万物之宜尔其所以和之抚之遂之
之道將何以哉小人第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代天理物之為
難也是以巧設離間賢人之去而不憚一日得位則發面自固
而不以為愧人主知賢人而用之知小人而懲之用者勿疑懲
者必行則天下之治斯拱而竣之矣臣嘗見近世政府設一言
立一事必謹守程式天下之事至乎其前者無窮而中書之事
所以或棍而不行也昔蕭何為畫一之法而曹參守之蓋守其
可守者尔如使當變而不可為曹參者亦將泥於清靜而不復
變乎夫惟中書之守例而天下之人有所陳請亦惟坂中書之
例而貴其必得也且宰相執教仁之鈞夫何例之守正苟便於
民雖曰無例行之可也若蠶於民雖曰有例廢之可也臣竊以
為賢人君子非不能順事而行也其心將以苟免人主之疑与

小人之謗也且人主既以精而求之亦而用之矣又何疑哉疑之是求之不精矣苟求之精而又疑之則賢人君子將畏避形迹而不敢於立事也惟明主為能以不疑而盡宰相之用

論宰相之職

定庵先生

嘗謂漢唐之興皆三四百年其間魏賢宰相者不過蕭曹呂魏房杜姚宋及泛觀史傳以言其大略如畫一之法清淨之歌與民更始而天下寧一使公卿各稱其位而海內興於禮遜以至興卜植僵號令典刑祭然固不備或應變守文以成天下之務以持天下之正凡是數者亦不全愧古人然而治效之成則終不足以望唐虞三代其自視伊尹呂望傳說周公亦歉然常若不足其故何哉彼誠不知所以為宰相之道也何則宰相之道韋旋化樞陶鎔萬類必將秉天下之才而教育之使無不成取天下之才而官使之使無不遂夫然後可以為盡道也

論宰相公心

同前

三公言其無私三孤言其無明蓋官至宰相唯無私無朋爲尤
難故獨以是名焉近世宰相道德才行謀謨與識固未暇評其
所長但求稍以公心爲國不爲朋比也亦蔑見其人乎居議論
似或可聽一旦得位曾未及爲國家選用人才必先安排親戚
相知不問賢否凡要官美職苟欲与其所私雖更互攘奪亦所
不顧也至其怙勢作威貪殘無耻公論所不容方且出力旌之
夫身爲宰相豈無親戚相知吾方持鈞衡爲國擇人若平昔知
其可用隨才任使如不足用豈宜以官職私之其或愚陋昭著
欺君害民是負朝廷負朝廷則爲負我矣亦豈能屈法友之如
此則親戚相知知所畏憚皆悉心奉國不敢爲非也李伯紀忠
義奮發何愧古人然每以此失中間作相召擢多親知亦有浮
險不足用者請彥國叢謏天下所知及其既敗且欲營救在伯
紀尚尔况餘人乎信乎無私無朋之爲難也王汝公當國門下
未嘗顯拔一人常曰恩欲已出怨將誰歸韓魏公在中書幾二

十年進退人物未嘗貴其間焉乎安得如三公者与之圖今日治乎

諫官

臨川先生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入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公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係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目之道也上下之分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

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其爲之非所謂正名也
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蚩蚩爲士師孟
子曰似也爲其可與言也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
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然則有
官守者莫不有言責者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
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于百
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執而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
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
也待之已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便臣下之道也其俟已也輕
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
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
之時所謂諫官者尚丞弼俱進于前故一言之繆一事之失可
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

其所以爲君自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止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取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司徒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諫官論

呂中丞

臣聞興王賞諫目逸王罰之所謂賞之者在用其言章其善主於聽約之明尔堯設誹謗之木舜立敢諫之鼓不見堯舜之賞而昌言日進聖德日隆者蓋聞善不港得其言施諸行事故人樂效用賢者盡智能者畢忠秉粹會神以廣其應然後聖人之業者桀紂戮龍逢比干以威鉗天下之口後世語堯亂者直矣堯

舜之善而惡桀紂之惡是知其善惡而不迹其所以成之之道
至有開闢言路納善女不及雖苦口逆鱗亦貸以優寵而又設
美官豐祿以賞其直是豈待賢人者之厚哉適足啓匪人之微倖
故剛復僞辨者以言取勝於時其直備拾道途之流語誣訐私
冢之隱事幸權勢者長則亟更乃任以速其進驟是正人莊士
退縮而不言朕有一言中時之病置而弗用則剛勁之志無不
摧折矣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之七人之列實司其
闕言有補於上則奉其職耳奚賞之為哉噫至賞不費堯舜能
之厚賞以利人主皆能之德賞而廢言雖無逸王之罰所損不
同者無幾矣

史官論

類濱先生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
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
使賢者無大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富貴壽考之福然而

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糲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死老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万世之下故君幸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尽率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者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足其助善之惠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賁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

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弃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之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无憂其无闻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大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